

剂。”《玉函》无“本云”至“作半剂”等二十七字。

以上例举诸“本云”，有一最大可疑处。“本云”除在《伤寒论》《千金翼方》用作校勘语以外（北宋林亿等校《伤寒论》时，主要依据《千金翼方》《玉函》，故《伤寒论》中之“本云”大体据《翼方》而未校改，因此也可以说，“本云”只出现于《翼方》中），在我国唐以前（包括唐）众多的校勘语里，没有一个写作“本云”的。况且在孙思邈撰写《翼方》以前，陆德明已写了一部校勘训诂释音的著作《经典释文》，其校勘术语达20个，却无作“本云”者。

孙氏撰写《要方》《翼方》，力求通俗，“务在简易”，想不会生造校勘术语。那么《翼方》中“本云”之“云”字，应为“方”之讹字。行书“方”与“云”字，几乎无别。唐人手抄的敦煌医药卷子均用行书体，即是明证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孙思邈在“披览伤寒大论，鸠集要妙”时，尚未将“本方”误为“本云”，由于后代展转传抄，遂使行书体之“方”讹为“云”，林亿校勘《翼方》时，亦未能

改正。他在《千金翼方序》说：“斯书得之于今，讹舛尤甚，虽鸿儒硕学，不能辨之。”既不能辨，遂使“本云”遗误千载。据《玉函》改为“本方”则全句怡然理顺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《金匱玉函经》非由王叔和集，它集于南朝秘爱仲景医方之医师；其时代上限，不早于《大智度论》译讫之年（东晋义熙二年，公元406年），下限不晚于隋文帝即位之年（开皇元年，公元581年）；孙思邈撰《千金翼方》所披阅之本，主要是《玉函》，此书虽不见于隋唐公私目录，但它作为手抄之本在唐代流传；治平三年校讫之后，由于方证分开不便临证检用，因而自南宋初流传日稀，何焯出示之本，得自宋抄无疑；《玉函》之“本方”可校《翼方》、宋本《伤寒论》及成本《注解伤寒论》中“本云”之讹。《金匱玉函经》八卷，在《伤寒论》的校勘、训诂、版本流传、方证对比研究等方面，较之《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《外台秘要》和《注解伤寒论》，更为直接与重要。

针 灸 治 疗 黄 褐 斑 25 例

广西天等县民族医院 郭 军 和

黄褐斑是临床常见疾病。笔者近年来采用针灸疗法，治疗本病25例，取得较满意疗效，现报道如下：

一、临床资料：本组病例均经皮肤科检查确诊为黄褐斑，23例曾接受过维生素C及维生素E和中药治疗，并有8例同时用过“色素素”，因效果不佳转来针灸。其中男性13例，女性12例，年龄最小12岁，最大者45岁。男性患者中有9例存在不同程度的胸胁胀痛，胸闷不舒，畏寒，大便溏薄；女性患者中有7例月经不调，行经少腹痛，经血暗红、有血块。

二、治疗方法：于背部取足太阳经脉的肾俞(双)、肝俞(双)、任脉的气海为主穴，进针得气后行平补平泻法，随之在针柄上进行穿置一段长约1~3厘米的艾条施灸5~10分钟；在面部按经络走行方向于双侧迎香穴针刺为配穴，待针下得气后留针15~30分钟，并在黄褐斑中央艾炷灸3~7壮(无瘢痕灸)。每日针灸1次，7次为一疗程，休息1~3天，继续下一个疗程。在接受本疗法时停用其他方法治疗。

三、治疗结果：临床治愈21例；面部色素斑完全消退，无新疹子发生。显效者3例；面部色素斑消退占2/3。接受本疗法后斑块消失，不全尚残留少许点

状者1例。治疗时间：一个疗程3例；两个疗程7例；三个疗程9例；四个疗程2例。

四、典型病例：陈××，女，30岁，未婚，1986年3月4日初诊。患者面部褐色斑疹已二十多年，8岁开始发病，先鼻侧起几个疹子，以后逐渐增多，色素加深，伴有月经不调，经时少腹痛，经血暗红、有血块。检查：面部患有点片状褐色斑疹，压之不褪色，由前发际以下至颌均有，数目较多，对称分布，躯干及四肢未见皮疹。舌苔薄黄腻，脉细沉，诊断为黄褐斑。遂用上述疗法，经治疗一个疗程后，面部褐色斑疹缩小2/3，点状、片状疹消失，症状减轻，二个疗程后诸症消失，面部色素斑全部消退。随访半年，未见复发。

五、讨论：祖国医学理论认为此病系由肾阴不足，肾水不能上承或肝气郁结，肝失条达，以致气血运行不畅，使颜面气血失养而发病，病属于气血凝滞之证。故本方以疏通经络，调节气血，补气理血为治则。25例中有17例都发现有不同程度的脏腑病变，因此，治疗上应注意不能只采用脱色的方法，应采用经络辨证论治的方法才能有效。